



蕭 風 著

向机械化道路迈进的 山底鉄业生产合作社

財政經濟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这本小册子是一个訪問記。作者生动地記述了山西陽泉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的出生和它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不断成長的情况,并且从它的現在,窺見了它的美丽的未来。我們有無數这样的手工業生产合作社。在前进的道路上,它們中間很

碰到了并且迫切要求解决如像怎样改善生产设备,学习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社員生活,等等問題。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在解决这些問題上所經歷的道路,可以作为大家的借鏡。本稿原在“大公报”分章發表过,这次付印前,又經作者作过較多的修改。本書可供各級手工業生产合作社管理工作参考。

目 錄

今天和昨天·····	3
党坚持前进·····	8
把閻鉄征服了!·····	13
原料又沒有了·····	17
机器又帶來新問題·····	22
树立起当家作主的思想来·····	26
要出灰生鉄,安起小高爐来·····	30
生活,普遍地上升!·····	34
为了社会主义,学文化!·····	38
机械化要求什么?·····	41
未来的远景是美丽的·····	45

向机械化道路迈进的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

过了娘子关，火車进入了煤鉄之乡的山西，再往西走 70 多里路，就到了有名的手工業城市——陽泉市。

陽泉的手工業已經有很悠久的历史了。現在，在全市 9 万人口中就有 15,000 多手工業从業人員。他們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也比較早。在最近全国掀起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以前，陽泉就已經有 11,000 多手工業者組織起来，成立了 95 个生产合作社，其中 21 个社已經实行半机械化生产，正在向全部机械化迈进。这些走在前面的老社，都是經過了复杂的斗争，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才一步步地成長起来的。我訪問的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就是这些老社中間的突出的一个。

今天和昨天

出了陽泉市，往北走 60 里山路，就到了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的所在地——山底村了。

在离山底村三里路的地方，我們下了汽車，我随着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副主任謝国良走上通向村子的山路。一会儿，我就在一个山峯上居高临下地看見整个的山底村了。

这个幽美的小村子，名副其实地是在群山之底。一灣冬天也不大結冰的小河把它环抱起来。村子里叠石做路，架木成桥，一層又一層的山地旁边种了不少小果木树，再配上山坡上一排排有白色半圓形門窗的窑洞，很有些“小桥、流水、人家”的風味。

一長串一長串的小驢运输队走进了村子。它們有的从山前来，有的从山后来；有的送来閤鉄（半成品原料），有的送来焦炭，还有送青石头和坭土子的。它們把馱来的东西倒在山底鉄業社寬曠的工場上以后，再踏过流水淙淙的小河，循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越走越远。牲口脖子上的銅鈴当当地响，赶驢的乡亲们唱起了有調無腔的山歌。

我問謝主任哪兒来的这么多小毛驢？他說：“今天这还不算多呢，給我們社搞运输的牲口有兩千多头哩。”他告訴我，現在在山底村的周圍，有 24 个村子、兩、三千人都是圍繞着他們的社来搞生产的。有 12 个村子給他們生产閤鉄，7 个村子給他們搞运输，5 个村子采矿石給閤鉄爐上做原料。此外，还有兩座煤窑專給他們挖煤，一座坭土窑供給他們坭土。好大的規模啊！山底鉄業社已經是方圓几十里的一个龐大的生产体系的中心了。

进了村子，老謝就邀我先去看看他們的机器。我了解这个留着兩撇黑鬚的小老头兒的自豪感。他是一个亲眼看見和亲身参加自己村子的深刻变化的人啊！

山底鉄業社現在一共有 189 个社員，社址占了 12 亩地那么大的地方，工房有 45 間。現在，他們有煤汽机、柴油机、發电机、电动机、鼓風机各一部；还有兩部蒸汽机，一台旋床，一座帶暖風洞設備的煉鉄再造爐，和 6 个用煤汽机帶動小鼓風器鼓風的煉

鉄圓爐。共有固定資金 139,190 元。1955 年一年的產量是 2,500 噸，產值達 481,039 元。過去他們的主要產品是鉄鍋，下水道的鉄管和灰生鉄。1956 年為支援農業合作化，除去一部分鉄鍋和大量的灰生鉄以外，他們還要生產 6,000 部新式水車。現在社里已經裝上了電燈，也有了自來水。解放後不過幾年的工夫，山底鉄業社就在生產上把這個落后的小山村向前推進了好幾百年。

我們在南山坡上轉來轉去，從這個工房走到那個工房。老謝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嚮導。他記得哪部機器是哪年哪月買進來的，它們是哪個工廠的出品。甚至每部機器有多少零件，他都能馬上肯定地說出來。原來，在 1944 年日本還沒有投降的時候，這老头兒就在游擊地區的供銷社里工作了。推銷點什麼，採購點什麼，他都很有辦法。山底鉄業社那些機器差不多都是他從陽泉、太原跋山涉水尋摸來的。

我們走進修配車間，正趕上休息時間。一群年輕的社員蹲在一塊兒正熱烈地談着什麼事情。一見我們進來，就都笑着站了起來。這些小伙子們很腼腆。他們不直接跟我說話，却悄悄地問老謝：“從哪兒來的同志？”老头兒正沉醉在檢閱自己的產業的快樂當中，只簡單地回答了一句：“北京”，就伸手去摸那台油汪汪的旋床。他的動作那樣小心、親切，好像他摸的不是機器，而是自己的正熟睡着的兒子。

“我們這份機械化的家當，你別看又是煤氣的，又是蒸汽的，又能發電，又能旋活，看起來挺複雜，挺熱鬧；可是，合起來一共不過一百多個馬力的勁頭。”謝主任很謙虛地對我說：“這點東

西要是擱在北京哪个国营工厂，那不就像一大鍋飯里的几顆小米粒么？到了我們这兒可就成了寶貝疙瘩啦。这里头，有几进几出的革命哩。”接着，他就向我建議說：“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光看这些机器不行，你还得去看看我們的‘牛斯摆’！”于是，他就热心地帶着我去找一位做沙鍋的老头兒。他說，現在村里不容易找着“牛斯摆”了，只有这老头兒的窑門口还有这么一个笨家伙。

“牛斯摆”是一种比木匣風箱还要笨重好些倍的大木头扇子，有三、四尺見方，重一、二十斤。它們是山底村手工業者在解放前一直用了几百年的一种鼓風工具。

一路上，我看見好些穿着特別厚的老棉褲、拄着棍兒或是扶着孩子走路的老人。村里淨是山路，他們上去下来都显得十分蹣跚。老謝告訴我，这些老人都是前一輩的鉄爐匠。他們的腿就是“牛斯摆”留下来的痛苦的記号。

原来，远在明朝的时候，山底村就以煉鉄出名了。到了40多年以前，村子里的煉鉄爐已經發展到一百多座。上千的聪明的鉄爐匠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鉄貨，一直銷到山东、河北、內蒙古……去。

可是，几百年来，山底村人煉鉄的全部設備就是一座土爐，几十个坩土做的罐子，和一付沉重的“牛斯摆”。

土爐煉鉄是一种折磨人的痛苦的劳动。每一座爐都有7个人干活。他們隔一天要砌一回土爐——煉出一爐鉄来爐就燒酥了。要自己踩泥做坩土罐子——每个坩土罐有2尺来長，直徑六、七寸粗細，每罐可裝閤鉄七、八斤，也是燒一回就不能再用

了。生产过程非常简陋，就是把装满了闷铁的坩土罐一个挨一个地摆在土爐里头，然后烧起煤炭来，用“牛斯摆”煽風。这样经过一天一夜，把闷铁化成铁水之后，就可以鑄鍋造犁了。

用“牛斯摆”煽風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要煉鉄爐一点上火，“牛斯摆”就不能再停下来。7个人里头，除了一个看鉄水的之外，剩下的人分成兩班，輪流煽摆。每隔一柱香的工夫替换一次。换下来的人，就算是20来岁的棒小伙子，也要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上老半天。用“牛斯摆”煽出来的風，一半熔化了爐子里的悶鉄，一半却鑽进了人的腿骨里头去。日久天長，村里的鉄爐匠一过40岁腿脚就会失灵，变成半殘廢。

用这样难以忍受的劳动换来的是什么呢？一天一夜，7个人化出的鉄水只不过600来斤，而且質量好坏誰也不敢保險，有时候，化出来的鉄水完全不能用，只好倒掉。每到这种倒霉的日子，大家就凑到一塊，餓着肚子，撿最惡毒的話来咒罵自己的命运。有人給自己編过这样的順口溜：“土爐实在罗嗦，提起来那叫什么生活？上工鷄兒叫，下工滿天星，衣是破布縐，飯是糠窩窩，鉄水出不来，回家捶老婆！”

过去那种“实在罗嗦”的劳动，在现在的山底村还能找到实物的証明。就在山底鉄業社那座驕傲的每天能出鉄水10吨的再造爐附近，我看見了許多長滿荒草的土爐。有些据說已經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遺物了。它們都砌在露天地里，毫無遮攔。我想像着：当年，六、七个少衣缺食的鉄爐匠，在数九寒天的漫漫長夜里，圍着这么一座露天的土爐，眼巴巴地等待着那不知是好是歹的鉄水流出来，那光景是多么令人难熬啊！

在村子里，我也看見許多人家的圍牆很特別。它們不是磚的，也不是石頭的，而是用無數個廢坭土罐子壘起來的。每一塊山地的边上，而用廢坭土罐子砌起來。在村头上，甚至还有一座青褐色的小山，走近一看，原來也是坭土罐的碎片堆成的。几百年来，这个村子里的鐵爐匠用过多少这样的罐子，这些小罐子耗尽了他們多少心血是誰也算不出來的！

等我們从做沙鍋的老頭兒那里，再回到山底鐵業社的工場上來的時候，太陽不过剛剛压山，各个車間都完工了。一大群年輕人正在兴高采烈地練習着打鼓吹号。有个小伙子吹号吹得过分卖力气，他的臉鼓得像个大西紅柿，讓人一看就忍不住要笑起来。老謝乐滋滋地告訴我，这是他們准备明天到陽泉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上表演节目的呢。他們今天半夜出發，明天一早赶到陽泉，得走 60 里的山路。到了陽泉，他們还要蹦蹦跳跳地鬧騰一天，然后再走路回来。老謝說：“你想想吧，这要是沒有个好腿脚，能行不能行？”

党坚持前进

1947 年，陽泉解放了。这时候，向来以煉鐵出名的山底村却連一座冒火星的煉鐵爐也沒有了。十几年的工夫，日本鬼子加上閻錫山，把所有的鐵爐匠都弄得山窮水盡，点不起爐火了。

但是，山底村有鐵有煤，又有煉鐵的手藝人。党和人民政府認為不能讓这里世代相傳的手艺就这样湮沒無聞地完結。山底村的鐵業生产應該好好地發展起來。不久以后，村子里就回来

了兩個熟人。一个是王殿华，一个是楊震山。他們倆过去都是村里的鉄爐匠。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們都参加了革命，成了共产党员。現在，他們一塊回来了。上級給他們的任務就是把村里会煉鉄的人組織起来，恢复煉鉄爐的生产。

楊震山和王殿华沒有費多大力气，就把大家都从家里招喚出来。他們一下子就找到了60多个过去在一塊干过活的弟兄。后来，謝国良也回到村里来了。大家就以勞力入股的方式，組織起6座煉鉄爐来。起初，一切都按老規矩办事。爐还是从前那种土爐，原料也还是当地加工的悶鉄，搧風的工具呢，当然还是那种笨重的“牛斯摆”。每天每爐出的鉄水也照例是600来斤。合起来，一个人每天能掙3斤小米。長期的失業之后，每天有了可靠的进項，大家都高兴。人人說：“共产党給帶來了好光景啦。”

“好光景还在后头哩！”有一天王殿华对大家說。他告訴他們，他在外边看見过一种鉄打的圓爐，是用木匣風箱鼓風的。每座圓爐每天能化兩、三千斤廢生鉄（又叫二火鉄），而且几个鐘头就是一爐，誰也不用熬夜眼。他征求大家的意見說：“要是原料不成問題，咱們是不是也試搞一下子圓爐呢？只要圓爐一成功，生产就能提高几倍，不但咱們的光景要比現在还好，咱們还能从此革了土爐的命，跟‘牛斯摆’分家。”

生产能提高几倍？光景比現在还要好？还能不用“牛斯摆”就把活干了？这可太叫人动心啦。大家立刻把老王圍起来，問這問那，恨不得馬上动手就干。大家热哄哄地說：“原料不成問題，眼下廢鉄有的是。抗战8年，哪个农民家里不存些破鍋爛犁

头的？放在那兒也沒啥用处，只要咱們要买，誰还不願意卖？价钱怕比悶鉄还便宜哩，咱們就鬧起来吧。”

“咱們这样分散着干不行。”王殿华趁热打鉄地說：“先要好好地組織起来，众人捧柴火焰高。非靠大家的力量，置不起圓爐的设备。怎么样？咱們搞个合作社吧。”

当时，大家对合作社还是不怎么了解的。不过，既然組織起来就能买圓爐，有了圓爐就能提高生产，生产提高就能有更好的光景，誰还能不贊成呢？就这样，在1948年2月，山底村的6座土爐就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当时，入社的有160多人，連那些对圓爐还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也卷进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一下子就凑足了15,000斤小米的資金。社員們又选了楊震山当理事会主任，王殿华和謝国良当副主任。

有了领导，有了錢，第一次技术改革就开始了。他們馬上廢除了土爐，换上了自己設計的圓爐，取消了“牛斯摆”，使上了木風箱，原料也由悶鉄改成了廢鉄。經過了这么一系列的改革，果然像王殿华对大伙說的那样，生产显著地提高了一步。产量提高了66%，成本降低12.5%，工作時間也由12小时减少到9小时，工資却由3斤米提高到5斤以上。不久，又把木風箱改为手搖鉄風机。生产率又提高了一步。产量又提高40%，成本又降低25%。工資随着生产的發展又提高了60%。大家都說：“生产实在是越干越起勁！”

可是，革了土爐和“牛斯摆”的命还不到一年，正当山底鉄業社的生产一天比一天發展的时候，在他們前进的道路上忽然出現了一塊攔路石：廢鉄沒有了！

自从改用圓爐以后，山底鉄業社就一直向附近各村的农民收买廢鉄作原料。当时，卖主非常多，看去好像取不尽、用不完的样子。事实上，这种廢鉄是有限的，再加上山底鉄業社的圓爐一搞成功，陽泉市所屬的好些煉鉄的村子也都改用圓爐化廢鉄了。这么一来，农民們家里的那点破鍋爛犁头很快地就讓大家买光了。

原料一發生問題，山底鉄業社的面前就摆着兩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再回到用“牛斯摆”鼓風、用土爐化閘鉄的老路上去。这是开倒車。一条是坚持圓爐生产，想法子征服圓爐沒化过的閘鉄，讓它变成就地取材的好原料。走哪一条路？大家要經受一番考驗。

山底鉄業社的党組織特意为这个問題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决定：党要站在新事物的前头，代表先进的东西。党员們要坚持前进，帶头用圓爐把閘鉄化出鉄水来。

用圓爐化閘鉄的作法一向大家提出来，人們馬上分成兩派：一派是坚决不走回头路的，他們相信党的話，决心团結在党的周圍，向閘鉄进攻。一派是动摇的、不信用圓爐能把閘鉄化出鉄水来，他們說：“圓爐化廢鉄能行，我們相信。可是閘鉄是生就的骨头、長就的筋。一物降一物，非土爐治不了它。想用圓爐化它？那是火中求蓮花，沒有的事！”有些人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旧事来。那还是1920年，山底村的鉄業老前輩陈万元就跟一群伙伴試过圓爐化閘鉄。可是，那时候，他們自己沒有煉鉄爐，是給东家恒义泰干活的。陈万元辛辛苦苦地設計出圓爐来，跟东家一商量，东家怕新法子煉鉄搞成功，手艺人們就不服管了。嘴里答

应可以試試，心里却使上了坏。当第一爐悶鉄裝到圓爐里去以后，他就叫人拼命地燒火，讓灶子超过了應該有的温度。結果，鉄全漚坏在爐里了。当时，陈万元沒有办法，只好口服心不服地承認了自己的失敗。从此以后，就再沒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了。現在，社里的領導上又提出要試驗圓爐化悶鉄，保守的人就把陈万元的旧事抬出来了。他們說：“悶鉄的性子怪。人家那老把式都沒鬧出名堂来，看你們能撥云見了天？”有人告訴他們当年那是爐主心眼坏，故意讓陈万元栽跟头。他們坚持說是水土不相宜，跟爐主沒关系。“依你們的意見，原料的問題該怎么解决呢？”有人問他們。他們說：“找得着廢鉄接着干圓爐，找不着廢鉄，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再干土爐去。”

經過了几場激烈的爭辯，又爭取过来一部分人，最后只剩下少数非要向土爐投降不可的人。他們抽了股金，退了社，又去呼哧呼哧地掘开了“牛斯摆”。

先进的人們开始向悶鉄进攻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站在斗争的最前綫。他們坚决相信悶鉄既然也是鉄，圓爐就能把它化出鉄水来。有 30 年煉鉄經驗的老把式施万中也站在前进的这一边，对党支書楊震山保証說：“我把技术拿出来，跟上你們走！”当时的情景，用現在的党支書王殿華的話說，是“大家一个心眼，非治服悶鉄不行，真是要政治有政治，要技术有技术。”不久，謝国良就發揮了他的采購才能，从陽泉弄回来一部 10 馬力的小蒸汽机——这是山底鉄業社的第一部机器，武裝了鼓風的設備，他們就这样开始了用圓爐化悶鉄的斗争。

把悶鉄征服了！

当我談到山底鉄業生产合作社用圓爐征服悶鉄的时候，一个兩眼發光、棗紅臉、一臉連鬚的汉子就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当年执行党的决定，領導大家用圓爐征服悶鉄的共产党员陈福亮。他当选过山西省二級工業劳动模范，現在是山底鉄業社的生产股長。

陈福亮同志說話有个口头語：“根据大家的意見”。所以，当我听完了他自己介紹的全部圓爐化悶鉄的故事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好像在这个緊張的、艰巨的創举里头，有貢獻的都是別人，他自己並沒有做多少事似的。

其实，在开辟这条前进道路的工作上，陈福亮貢獻了最大的力量。自从党作出决定以后，就指定有关技术的問題都由老陈去想办法。老陈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手再大也搗不过天来。一切都要“根据大家的意見”。他先把党、团员組織起来，要求他們在这場斗争里起保証作用。然后，他就去找施万中。施万中是山底村数一数二的“老技术”，办法不少，在群众里头有威信。他也表示过願意拿出自己的技术来，参加“改造”悶鉄的工作。可是，这老头兒是个不爱出头的人。陈福亮認為應該好好把老施团結起来，就主动地到他家里去，事事向他請教。老头兒被老陈的謙虛和他自己在这件大事情上的重要性感动了。他說：“你放心吧，我有一百分本事，要是只拿九十九，就算对不起你們大家！”

陈福亮又特意去看了自己的兄弟陈福仁。陈福仁人不坏，就是有点爱动摇，做事总是三心二意的。他虽然答应了他哥哥决不退出去搞土爐，可是，对圓爐化悶鉄他却沒有多大的信心。陈福亮覺得像陈福仁这样随大溜的人还是不少，應該好好鼓勵他們，听听他們的意見，才能讓他們安下心来，好好地干。

老陈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团結起来，讓大家一塊来看爐，一塊出主意。开始研究的时候，爐身應該多粗多大？爐嘴應該是弯是直？悶鉄和焦煤應該成什么比例？誰心里也沒有个准稿子。大家只好这样試一回，做个記錄記下来；又那样試一回，再做个記錄記下来。常常是一边开着爐，一边开着会。大家都認為有道理的办法，馬上就采納下来，試驗試驗。可是，試了几回以后，化出来的鉄水却老是稠糊糊的，不会走路——流不出来，凝成一錠一塊的怪样子。

几次試驗不成功，就有人动摇起来了。先是背后嘀嘀咕咕地埋怨，后来公开說怪話。陈福仁也跟着別人抱怨起陈福亮来。他說：“跟上你走，鉄水出不来，家里連喝的水也沒有啦！”

这时候，党坚决地支持了陈福亮。副主任王殿华对老陈說：“淨听啦啦咕（一种昆种）叫，就不能种庄稼啦，挺起腰板干咱們的吧。”他劝老陈想通这个道理：既然土爐都能化悶鉄，比土爐进步的圓爐就一定能化出更多更好的鉄水来。大家必須多在技术上想想办法，別怕失敗。只要能把每次失敗的原因好好地找出来，工作就能一次比一次进步。

跟着，为了保証老陈他們的試驗工作，王殿华就果斷地把18个看爐有經驗的人組織到一塊，由陈福亮領導，讓他們共同来看

一个圓爐，專門地、仔細地研究研究鉄水化出来不能流动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

陈福亮的腦子里，从此就再也放不进去別的东西了。他像長在爐上一样，日日夜夜就盤算一件事：“怎样才能讓鉄水嘩嘩地流出来呢？”他跟这个人研究完了火色，又跟那个人去討論討論操作規程。“根据大家的意見”，他做了許多改造圓爐的嘗試。虽然每一回都多少有点改进，可是，暢流的鉄水还是千呼万喚不出来。關鍵問題在哪兒呢？誰也不知道。

已經是第19天的晚上了，最后一次試驗做完了，照例的失敗弄得大家的心情都很坏。人們陸續不声不响地走了以后，就剩下了陈福亮和施万中兩個人。不知怎么的，陈福亮忽然感到非常对不起这个說話算話、一天到晚埋头干活的老头兒。他看見老施坐在那兒不声不响地抽着旱烟袋，仿佛是正在耐心地等着他拿出好办法来。他心里一陣热呼呼地，想起了好些事情。他想：“这老头兒天天跟我們熬夜为的是什么呢？还有那些像鮑华那样的党团员，都是多好的小伙子呀？到現在他們还是一点不怀疑圓爐会把悶鉄化成鉄水，他們的勁头还是足得很，可是，他們需要有人領導和指点啊。我往哪兒帶他們呢？难道就这么一爐一爐地糟蹋着原料，沒完沒了地失敗下去么？”想到这兒，他好像看見这些天来做廢了的悶鉄已經快堆成山了，他心疼得在爐边呆不下去了，就信步往河边上走去。

这时候，已經夜深了。天气又很冷，正刮着鑽骨头的北風。山坡上已經沒有一家灯火。陈福亮在河边踱来踱去，忽然聽見了支部書記楊震山的聲音：“老陈，是你么？”老陈沒想到这时